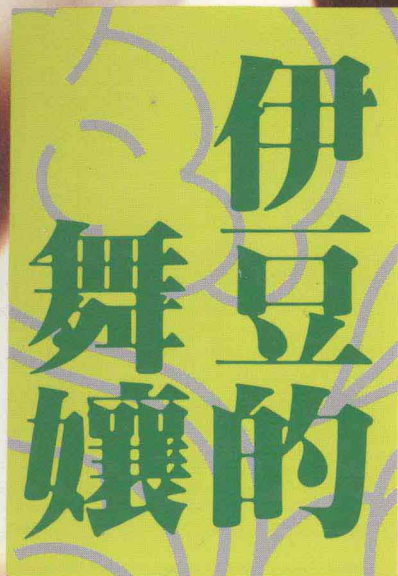


川端康成——著

JAPANESE
日本經典名著20

劉華亭——譯



星光出版社——印行

伊豆的舞孃

川端康成／著

劉華亭／譯

陳系美／審

星光出版社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伊豆的舞孃／川端康成著；劉華亭譯。--第一版。--臺北市：星光，民 84
面；公分。--(日本經典名著系列；20)
ISBN 957-677-204-4(平裝)

861.57

84004896

日本經典名著系列 20

伊豆的舞孃

原 著 者——川端康成
譯 者——劉華亭
編 輯——陳以音・馬興國
發 行 人——林紫耀
出 版 者——星光出版社

臺北市寧波西街 116 號

電話：2303-4812 2309-5912 2303-8501

傳真：2309-8411

郵政劃撥：0014243-1 號 星光出版社帳戶

博客來網路書店網址：<http://www.books.com.tw/>

經 銷 商——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縣永和市永和路一段69號8樓
電話：2231-3503
傳真：2231-3384

法律顧問——明理法律事務所 陳金泉律師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 57 號 4 樓
電話：2368-6599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零壹陸玖號
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一版第一刷
二〇〇一年九月第一版第四刷

定 價：220 元

◎若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社更換◎

中文版授權・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ISBN：957-677-204-4

Yasunari Kawabata IZU NO ODORIKO
Copyright © 1927 by Hite Kawabata Originally
published in Japan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Hite Kawabata 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5 Sing-Kuang Book Company Ltd.

川端文學的少年少女時

——談《伊豆的舞孃》選集

陳系美

如果說「孤兒根性」（孤兒情結）是川端文學的原點，那麼本書所收錄的《伊豆的舞孃》、《十六歲的日記》、《油》、《少女港》等作品，正好可以讓國內讀者有系統地一睹潛伏在川端文學底層的基流。

以發表的順序來看，首先是《油》。《油》的開頭第一句就這麼說著：「父親在我三歲時離開人世，翌年母親也相繼過世。所以，我對雙親的事情沒有任何印象。」

主人翁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見十年未見的伯母，經由伯母口中得知，自己小時候曾在父母的葬禮上叫人把靈堂前的油燈拿掉，並且將燈油潑在院子裡。主人翁對伯母所言記憶非常模糊，怎麼都記不起自己小時候做過這種事。然而在仔細地自省後，發覺到自己之所以非常討厭油，原來是幼時痛失雙親的創痕潛藏在心裡，而「討厭油」正被自己

用來對抗這種傷痛。也因此知道自己一直感受到的、並且在信中向友人訴說的「孤兒的悲哀」，並不是一種「感情的因襲或故事的模倣」的悲哀，似有似無並且無關痛癢。自己其實一直對雙親及祖父的去世懷著一份深深的悲哀。這種發現，使得他實際地感受到自己擁有著美麗的靈魂，將二十歲的他帶進「光明的廣場」。然而，「光明的廣場」並不意味著否定「孤兒」這種狀況，而是試圖完全接受自己孤兒的宿命，藉著這種自我肯定，救出現實中的自己。

這種「孤兒情結」到了《十六歲的日記》中，有了更淋漓盡致的表現。幾乎所有川端康成論中都認為《十六歲的日記》是決定川端文學核心的重要作品。一個十六歲的中學生和七十五歲命在旦夕的祖父相依為命，少年的人生即從凝視生活的現實地獄開始，意識到祖父死後自己將孤獨天涯；這種漂泊無依、命定成為「永遠的旅人」的傷感，綿延在川端以後的許多作品裡。在這一段照料祖父的日子裡，他忠實地記錄了祖父的老醜孤獨、絕望憤怒、滑稽善良與慈悲，也記下了自己的不情願、憤怒與眼淚。是川端文學中常見的既是當事者又是旁觀者的雛型（《雪國》即一典型）。

一般的日記大多是記錄自己的「生」，為自己而寫。然而《十六歲的日記》通篇記錄了祖父的人生，以及少年對於「死」冷靜的觀照。少年認為只要把這日記寫到一百張，祖父就能得救，於是冷峻地將自己置於「寫」的角色。以「寫」的行為來對峙不可視的

「死」，試圖克服它，而編織出了《十六歲的日記》。

《伊豆的舞孃》是描寫一名二十歲的高中生，爲了擺脫自身的「孤兒情結」而一個人出外旅行，在旅途中邂逅了一團流浪賣藝人，思慕其中一名十四歲的舞孃，從天城嶺追到下田，以回想的口吻寫下的青春小說，也是川端立足文壇的初期代表作，和後來的《雪國》、《千羽鶴》、《山之音》同爲川端文學中最膾炙人口的作品。

通常，任何大作家大文豪在他年輕時，都會寫下一兩部抒情傷感的青春愛情小說，傾力描繪出他心目中完美理想的女性圖像。《伊豆的舞孃》雖然也似其中之一，但是在結尾部分，主人翁告別舞孃要回去東京時，有人託他順便帶三個成了孤兒的小孩和可憐的阿婆去東京。此時，主人翁因爲和舞孃這一段時間的相處，心情被淨化了，也不再彆扭，大方自然地接受了他們祖孫四人。另外，和舞孃分別的離情之淚，即使被年紀比他小的少年看到，他也毫無顧忌任它淌下。換句話說，主人翁已不再逢人就在「孤兒情結」裡打轉。這個部分的美如果刪去了，《伊豆的舞孃》可能也就只是一般的青春言情小說。川端說，《伊豆的舞孃》是他懷著對愛情的感謝之意寫下的小說，也就是感謝讓他治癒了「孤兒情結」。

《少女港》是川端一系列少女小說的代表作之一。川端本人對這部作品十分喜愛，在這部作品刊出十四年後仍說：「怎麼都寫不出比《少女港》好的作品。」川端的少

年少女小說在台灣比較少被介紹，其實川端自昭和二年（一九二七年）起，大約有二十六年的時間都在為少年少女雜誌執筆，作品約有三十餘篇。

其中《少女港》是感傷性的極佳之作，描寫當時流行於女學生間近似同性之愛的友情故事。表面上雖然包裝著濃厚的感傷和抒情色彩，但是內容絕非耽溺於少女甜美的夢幻哀愁、或是擬似戀愛的感傷性作品，文中洋溢著少女對「生命的渴望與確認」以及對「青春的焦躁與憧憬」。主人翁三千子被塑造成一個女子學校一年級純潔無邪的少女，對周遭人事物有著童心新鮮的感動和純樸的認知。藉著五年級學姊洋子的引導和四年級學姊克子的交往，豐富了她對人的認識、拓展了她的社會視野。其中洋子以一位寬容體貼、誠實虔敬、富有文藝素養、散放著冷靜理智之光的「學姊」出場，是個「理想女性」的形象化身。這大概也是川端之所以鍾情於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吧。

雖然《少女港》不似前述三篇作品源自「孤兒情結」，但文中明顯「肯定現實」的特色，正好可以和前三篇流露出的「游離現實」作一種對照性的閱讀，繼而對川端筆下的「少年」「少女」世界有更全面性的了解。

最後談的《玉聲》是篇古典沈靜的短篇小說，透過曲玉來追憶已逝女主人翁治子的故事。川端的文章自初期起就展現了他對「聲音」的敏感，例如前面《十六歲的日記》中的一段，祖父小便時不斷發出「啊……啊……好痛……好痛呀！」的淒絕叫聲，「由於祖

父的聲音細而尖銳，使聽的人神經緊張」。如此傳神的描寫，讓人透過文字也似乎可以感受到那令人不舒服的聲音。而晚期的《山之音》更是一部川端「寫聲」的集大成表現。然而《玉聲》的精采之處，除了文中對玉聲細微的捕捉之外，主人翁新村對玉聲的種種聯想，一步步地導引讀者懷疑他和死去的治子可能有什麼男女之情，到了最後才令人恍然大悟，治子其實只是他女兒的學姊——禮子姊姊，而他也只是在眺望著戀愛中的美麗女孩而已。如此的情節結構，確實掌握住了短篇小說的精髓，是川端短篇中的極品之一。

伊豆的舞孃・目次

川端文學的少年少女時

伊豆的舞孃

十六歲的日記

油

玉聲

少女港

川端康成年譜

二

1

3
3

6
4

7
3

9
1

①

伊豆的舞孃

一

當道路轉入羊腸小徑，心想就快到天城嶺時，雨水把濃密的山林染成一片灰白，從山麓以驚人的速度追上了我。

當時我二十歲，戴著一頂高中的學生帽，身穿藏青色碎花白紋和服及一條褲裙，肩背上背著學生書包，這是隻身前來伊豆旅行的第四天了。在這之前我在修善寺溫泉過了一夜，在湯島溫泉住了二宿，之後沿途陶醉在原始森林的寧謐與兩旁溪谷的水聲裡，但爲了心中懷抱的一份期望，我不斷地加緊步伐。就在這時候，豆大的雨滴開始打在我的身上。當我終於來到天城嶺北口的茶棚，停下來鬆一口氣的時候，我卻呆立在門前，久久不能自己，因爲在心中縈繞多時的希望，終於實現了。旁邊，有一行外出賣藝的藝人正繞著茶棚四周休息著。

一位舞孃注意到我呆立在那裡，立刻把她自己的座墊翻過來放在我的身旁。

「哦！」我只應了一聲，就坐了上去。由於爬坡使得呼吸急促，再加上事情來得太突然，竟使得「謝謝」兩字哽在喉嚨，一時無法表達。

由於我和舞孃面對面靠得很近，爲了掩飾不安，連忙從懷中取出香煙點燃。此時她又從同行的女人身旁拿了個煙灰缸給我。我依然默默不語。

這個舞孃看起來有十七歲左右，一頭青絲梳成我不太懂的古代大髮髻，越發襯托出那張姣美的瓜子臉，給人一種優美而調和的感覺，彷彿歷史小說的附圖中梳著誇張髮髻的仕女之態。這一行藝人除那個舞孃之外，尚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，兩個年輕的女子，以及一個穿著印有長岡溫泉旅館商號的外衣，看起來廿五、六歲的男人。

來此之前，我與這羣舞孃們已有兩面之緣，第一次是在我去湯島的途中而她們正欲前往修善寺，我們在湯河橋附近相遇。那時只有三個年輕女子，其中這個舞孃提著大鼓。我頻頻回顧，心中溢滿著旅情。之後在湯島的第二個晚上，她們一行來到旅館，我坐在階梯的中段，看著舞孃在玄關的地板上跳舞。我在心裡盤算著，那一天她們在修善寺，今晚到了湯島，那麼明天可能會越過天城往南到湯野溫泉去吧；我如果走天城七里的山路，應該可以追得上她們吧。我就這麼幻想著，一路匆匆趕了過來，但是會在避雨的茶店裡碰個正著，還真的讓我嚇了一跳。

不久，這間茶店的老嫗把我帶到另一個房間。這個房間平常好像不太使用，沒有紙門，向下一探，美麗的山谷深不可測。我不禁全身起了疙瘩，牙齒不停地打顫，一股透心的寒意浸蝕全身。

我對端茶進來的老嫗說這裡好冷啊，老嫗回答我說：「先生，那是因為你的衣服濕了吧？到我那邊來取暖吧，順便烘乾衣服。」說完拉起我的手，把我帶到她的起居間去。

那個房間有個很大的爐坑，推開房門後，一股強烈的暖流湧出。我站在門檻邊猶豫了一下，因為我看見房裡躺著一位似瀕斃般全身僵硬蒼白的老人，他正瞪著蠟黃的雙眼，無精打采地看著我。老人身邊，堆著一堆像山一樣高的舊信紙和紙袋，他整個人彷彿被埋在那堆紙屑裡。我足足站在那兒好一會兒，仔細地端看，怎麼也不覺得他像個活人，倒像是個山裡的怪物。

「讓您看到這種見不得人的情況……不過，他是我的老伴，請您不用多慮。他看起來雖然有點可怕，可是他不能動，所以請您稍微忍耐一下。」

老嫗告訴我，他的丈夫因中風而全身癱瘓。身邊一堆堆的紙袋，是從各地寄來的中風祕方以及藥袋。每當有旅客越過山嶺，老先生定會討個藥方，或者看報紙上的廣告，或託人四處打聽名醫。他要人把每一件寄來的信封都擺在他身邊，每天看著它過日子，

長此以往，就築成一堆破舊的紙山堆。

老嫗的話讓我無言以對，只是低著頭望著火爐。有一輛汽車從天城嶺駛過，房屋震動了一下。我心裡想著，現在還只是深秋，就已經如此寒冷，再過些日子下起大雪來，房子想必會被白雪覆蓋了，老先生爲什麼不下山呢？熱氣從我的衣服裡冒出來，熏得頭都受不了。老婆婆出去跟賣藝的女子們說著話。

「是嗎？上次帶來的那個孩子都是個大姑娘了，長得這麼漂亮，妳也可放心了。真是女大十八變。」

大約過了一個小時，我聽見那些藝人要離去的聲音，雖然那時不是我該留在茶店悠閒的時候，可是因爲心裡亂成一團，沒有勇氣站起來看個究竟。她們雖然經年地四處奔波，畢竟還是女人家，就算差個一、二公里，也是可以追趕上的；我一邊這麼想著，一邊在火爐旁坐立不安。當她們離去後，我的空想反而像得到解放般地雀躍起來。於是我向送走舞孃們的老嫗打聽。

「那些賣藝人今晚會在哪兒歇息？」

「先生啊！像他們那種人，我怎麼會知道她們會在哪裡落腳呢？只要有客人的地方，就是她們的落腳處。她們是隨處都可以落腳的，怎麼會有今晚住哪兒的問題呢？」老婆婆充滿輕蔑的言辭，讓我不禁在心裡嘀咕著，既然這樣，那今晚就讓舞孃住在

我房裡好了。

雨變小了，遠處的山峯輪廓略見明晰，再過十分鐘雨就會停了，雖然他們再三地挽留我，可是我是沒有辦法靜下心來等下去。

「老伯伯，天氣越來越冷，請您保重身體。」我由衷地對他說著。老人微微地轉動他那蠟黃沈重的眼睛望著我，點點頭。

「先生，先生。」老嫗叫著追過來。

「你付了這麼多，怎麼可以呢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」

接著老嫗抱著我的書包不放，不管我怎麼推辭，她都堅持要送我一段路。這一路上只聽她反覆地說著那幾句話，「真不好意思，招待不周，我記得您的臉了，下次來的時候，一定好好款待您，您一定要再來啊，我不會忘記您的。」

我只給了一枚五十錢的硬幣，竟使得她感激地連眼淚都快掉下來了。但是我一心只想著快點趕上那舞孃，而老嫗步伐蹣跚，使我焦急萬分。終於，我們走到進入山嶺的隧道口。

「謝謝您。老先生他只有一個人在家，您趕快回去吧！」經我這麼說，她終於把書包還給我了。

走進漆黑的隧道後，冰冷的雨珠滴滴答答地落著，隱隱可以看到通往南伊豆的出口

在前方微微亮著。

二

從隧道出口沿著白色柵欄一側的山路像閃電般伸延著。藝人們的蹤影出現在這如模型地形般的山腳處。走了不到六百公尺，我趕上了她們。因為我無法突然把腳步放慢，於是裝出冷淡的表情超越了舞孃們。一名走在我前面不遠的男人停下腳步，對我喊道：「你走得很快啊！……天氣好起來了。」

我放鬆了心情，跟這個男人邊走邊聊，他問了我很多事情。後面的女人看到我們談話，也快步靠了過來。

男人身後背著一個大型柳條行李箱，四十多歲的女人抱著一隻小狗，她的大女兒拎著布包，而另外一個年輕女人，提著一個大竹箱，幾乎每個人都帶著一個大行李。只有那個舞孃是背著個大鼓，手拿支架。四十來歲的女人過來跟我閒聊著。

「他是高中生。」大女兒對舞孃說著。我回頭看看她們，她微笑著繼續又說道。

「沒錯！我就知道他是高中學生，因為這個島上，經常有高中生來此遊玩。」

這一行人來自大島波浮港，每逢春天便離開大島，到處旅行。可是由於天氣越來越冷，禦寒的裝備不足，所以只準備在下田停留十天，再趕往伊東溫泉，然後回大島。當

我聽到大島這個地名時，一種詩情畫意的感覺縈繞胸際，然後又望著舞孃那美麗的秀髮。接著我問了她們很多大島的事情。

「有很多學生會來游泳，」舞孃對著同行的人說。

「那是夏天吧！」我一回頭說道，舞孃顯得有點慌張。

「冬天也……」她小聲地答道。

「冬天也去？」

舞孃還是對著同行的女人笑。

「冬天也可以游泳嗎？」我再問了一次，舞孃臉紅了，並認真地輕輕點了頭。

「這丫頭真傻，」四十歲的女人笑著說。

到湯野必須經過河津川的溪谷，走上個三、四公里才能到。越過山嶺後，連天空和羣山的顏色都染上南國的情調。我和那個男人不停地聊天，變成了很好的朋友。經過萩乘、梨本兩個小村莊後，可以看到位於山麓湯野的茅草屋頂時，我毅然地告訴他，我想跟他們一同前往下田，他非常高興。

當大夥來到湯野的小客棧前，四十多歲的女人想跟我道別時，那個男人替我開口了：「這學生想和妳們同行。」

「那真是太好了，旅行需要同伴，世間就看一個情緣嘛，不過像我們這種沒趣的

人，你會覺得很無聊的喔！你先上來休息吧！」女人不加思索地回答著。女孩子們霎時吃驚的看著我，但隨後又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靜默著，略帶羞澀地望著我。

我和大家把行李搬上旅館的二樓，榻榻米和被褥已陳舊不堪。舞孃從樓下端茶上來，在我前面坐了下來，她的手凍得紅紅的，一邊發著抖，幾乎把茶杯翻落。我上前幫忙，但還是弄濕了榻榻米，她表情沮喪地看著我，一時間我也不知所措。

「哎呀！真討厭，因為這孩子正值思春期。真是的！」四十歲女人一副驚訝的樣子皺著眉，把毛巾丟給她，舞孃拾起後，尷尬地擦著榻榻米。

她那句話，使我突然反省到自己。我頓時覺得，方才被山上的老嫗激起的幻想突然夭折了。

此時，四十歲女人突然說：

「你那件藍色的學生制服真的很好看，」邊說邊瞧著我，「這個碎白花紋跟民次的一樣，妳們說是不是同一種花紋，對不對？」

她幾度強要旁邊的女孩認同她的看法後，又對我說：

「我在故鄉有個在上學的孩子，我想起了那個孩子。他穿的碎白花紋制服和你的一樣。這一陣子這種料子越來越貴，真是令人傷腦筋。」

「他在唸哪個學校？」